

龙马传 I

黑船与剑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陈娴若 译



龙马传 I

黑船与剑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陈娴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马传. I, 黑船与剑 / (日) 福田靖, (日) 青木邦子著; 陈娴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299-1

I. ①龙… II. ①福… ②青…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2443号

RYOMA DEN I by Yasushi Fukuda, Kuniko Aoki
Copyright © 2009 Yasushi Fukuda & Kuniko Ao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HK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16号

书 名	龙马传 I 黑船与剑
作 者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译 者	陈娴若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99-1
定 价	36.00元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上士与下士	5
第二章 大器晚成?	38
第三章 伪证件之旅	58
第四章 江户的罗刹美人	74
第五章 黑船与剑	92
第六章 松阴在哪里?	110
第七章 遥远的纽约	130
第八章 弥太郎之泪	152
第九章 生命的价值	171
第十章 加尾的抉择	191
第十一章 土佐沸腾	210
第十二章 暗杀指令	228
第十三章 再会了土佐	247

序 幕

维持了两百六十五年的德川时代终于迎向了最后一幕。当维新动乱以明治十年（一八七七）的西南战争画下句号之际，反抗藩阀政府的自由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般展开。

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乘上时代潮流、积蓄万贯财产的人物。其中一位人称“政商”^①，就是后来成为三菱财阀创始者的岩崎弥太郎。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东京的岩崎府正举办一场豪华宴会。洋人的四重奏乐团演奏的优雅音乐，轻快地在西式建筑的大客厅里流淌。宾客全是富商名流，手持美酒佳肴愉快地谈笑。

看到宾客大致都已到齐，一名男子站起身，一身和式礼服，唇上蓄着威风的八字胡，他，就是三菱邮务汽船公司的社长岩崎弥太郎。

弥太郎走上台，一大间客厅倏然鸦雀无声，所有宾客一齐注视着弥太郎。

弥太郎向台下扫视一遍，慢慢地开了口。

① 利用政治人物或关系来做生意的商人。

“我生长在土佐一个地下浪人^①之家，当时人穷屋破，过着简直是在地上爬的生活。我每天咬牙想着，总有一天我会成功，我会出人头地……今天能请到诸位莅临寒舍，实在是感慨万千。”

宾客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谢谢，谢谢……我们三菱邮务汽船公司，仅在七年内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是我国最大的海运公司。但我并不满足，未来三菱还要进军造船、金融、贸易、煤矿开发等各种产业，与全世界做生意！”

说到这里，宾客们的掌声轰然雷动。

弥太郎站在台上，满足地看着宾客，但随即宾客们却尖声喊叫，四散奔逃，一名男子手持短刀瞪视着弥太郎。

“你这个勾结政客，中饱私囊的卖国贼！岩崎弥太郎，我要替天行道！受死吧！”

男子举起短刀挥向弥太郎。就在同时，大批员工从四面八方男子一拥而上，将男子压倒在地。

“我岩崎弥太郎为国为民操劳多年，岂能被你污蔑成卖国贼！”弥太郎咬牙切齿地怒喝。

大厅外接待室里的沙发上，正坐着年约三十岁、自称《土阳新闻》记者的坂崎紫澜。房门打开，弥太郎与四重奏悠扬的乐音同时进入接待室。

坂崎战战兢兢地站起身。

“对不起，在您忙碌之时前来打扰。能有机会见到创建三

^① 土佐藩独有的身份，土佐的乡士是可以带刀、有赐姓的武士，但藩府不给俸禄，必须和农民一样务农才能生活。而卖掉乡士身份，就成了地下浪人。

菱的岩崎社长，我深感荣幸。”

“你从土佐专程赶来的吗？欢迎你来采访。”

“多谢。事实上，我是想向岩崎社长打听一个人……”

“打听一个人？你不是来采访我的公司的吗？对生意宣传没有帮助的采访，没有意义！”

弥太郎立即走向门口，但坂崎的声音却跟在身后说：“您听过坂本龙马这个名字吗？”

“你说什么？”弥太郎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坂崎。

“姓坂本，蛟龙的龙，骏马的马。和岩崎社长都出生于土佐。”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听某个人说的。他说，十五年前打倒德川幕府的，其实是一介浪士坂本龙马。不只如此，听说明治政府的框架也是坂本龙马创立的，而且……”

坂崎突然停顿，费了很大的劲才继续说下去。

“若是没有坂本龙马，岩崎弥太郎根本创建不了三菱吧。但坂本龙马在维新之前，三十三岁时就在京都被人暗杀了。”

弥太郎走回沙发，坐了下来。

“真没想到，到这个年纪还会听到他的名字。你打听龙马做什么？”

“如果我听说的都是真的，那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呀。但是，现在却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想让世人认识坂本龙马这个人，请您告诉我，岩崎社长，坂本龙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弥太郎的脑海中，不停翻腾着对龙马的种种回忆。

“龙马……”

弥太郎开始说，坂崎欠身向前。

“是我在这世上，最厌恶的人！”

“啊？”

“冒失轻浮、任意妄为、油腔滑调、有女人缘……这么讨人厌的家伙，天底下没有第二个。”

从幕末到明治，吃尽苦头才生存下来的岩崎弥太郎，从他的口中，娓娓道出他与有如疾风吹过般的坂本龙马之间数十年来奇妙的缘分。

第一章 上士与下士

弥太郎的视线飘向远方，思绪在四十年前的往昔中驰骋，辛酸的回忆再次涌上心头。

——我第一次遇见龙马时，才刚满十岁。

龙马与弥太郎都是土佐（今日本高知县）人。龙马出生的坂本家，在当时土佐藩的武士制度中，属乡士阶级。乡士就是下士，也就是下级武士，但坂本家有其特殊的背景，因而比起其他人家要更为富裕。

但弥太郎出生的岩崎家，因为贫困潦倒，只好把乡士的身份卖掉，成为所谓的地下浪人。

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十岁的弥太郎天天背着自制的鸟笼，跟着父亲弥次郎四处沿街叫卖。两人衣衫褴褛，唯有腰上插着的两把刀，勉强看起来有武士的架势。

走到一间农舍前，弥次郎要弥太郎在原地等待，自己带了两三个鸟笼跨进农家。弥次郎一离开，弥太郎立刻从怀里取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汉籍，出声念了起来。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是《孙子》。弥太郎一字一字朗声读着，忽然听见弥次郎的怒骂声而回过了头。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老子是井口村的岩崎弥次郎，可是货真价实的武士！”

农家主人回击：“那武士大人怎么会来卖鸟笼！”

“关你什么事？！”

弥次郎丢下话，朝儿子走去。弥太郎把《孙子》塞进怀里，就在这时，农家主人对着弥次郎的背影吼叫：“不就是地下浪人吗？跟我们老百姓有啥不同？”

“你想找死吗？”

弥次郎的手按住刀柄。

“想做生意，就把腰弯低一点！”

农家主人一面后退，一面不留情面地骂着。

“住嘴！”弥次郎的怒斥盖过了他，但还有另一个声音同时也骂向农家主人。

“住嘴！”

是弥太郎。农家主人惊讶地闭上了嘴，弥次郎和弥太郎怒气腾腾地转身离去。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农家主人不敢相信地说。

这次到了另一户农家门前，弥次郎再一次带了两三个鸟笼，要弥太郎等着，自己去卖。弥太郎找了个地方坐下，又从怀里拿出《孙子》读了起来。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读得正入神时，却听见近处溪水边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

弥次郎循着声音走去，从草丛中往水边探出头。

七八个小孩聚在溪边，溪岸上有一块数米高的石头，石头上站着一名全身只剩兜裆布的小男孩。十五岁的川原冢茂太郎，是孩子中最年长的，他喊了一声“跳！”便纵身跳入溪里，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在他之前跳进水里的武市半平太张开了嘴笑着，他和茂太郎同样是十五岁。

溪边的孩子们扬起了欢呼声。他们是岛村卫吉，十岁；平井收二郎，九岁；望月清平、龟弥太兄弟，分别是九岁和六岁；冈田以藏，六岁。

弥太郎的目光却被坐在收二郎身边、穿着和服的文静女孩深深吸引住。那是收二郎的妹妹，六岁的加尾。稚气未脱的脸庞，似乎觉得男孩们的游戏很有趣。

弥太郎正为可爱的加尾神魂颠倒时，忽然听到半平太大声说：“该你跳了，龙马！”

站在石头上穿着兜裆布的男孩就是坂本龙马，今年九岁，只比弥太郎小一岁。

“快点跳呀！”

“跳下来，龙马。”

年幼的以藏和龟弥太跟着起哄，但龙马一脸惊恐，两脚僵直。

加尾焦急不已，有点看不下去了。

“哥哥，算了吧！”

“加尾，你住嘴。龙马，快跳！”

被收二郎一催，龙马几乎就快哭出来了。

身后弥次郎的声音猛然响起：“算了，不做你生意了。小气鬼。”弥太郎吓了一跳回过头，恰巧看到弥次郎跟个农家女一路争吵，快步向他走来。

“走了！弥太郎。”弥太郎的眼神随着脚步拖拉的父亲，再往石上的龙马瞥了一眼。龙马正抹去脸上的泪痕，往后退了一步。

“胆小鬼。”弥太郎吓了一跳，赶紧追上父亲的背影。

龙马恐惧得全身僵硬，在众人的鼓噪声中，才怯生生地稍微走向前，随即“啊——”的一声惨叫掉入水里。原来是清平偷偷爬上岩石，在龙马背后推了一把。

土佐藩属山内家治下。庆长五年（一六〇〇），原本统治土佐的长宗我部家，因为在“关原之战”^①时追随西军且战败，领地被德川家没收；而后，德川家封山内一丰为土佐二十四万石，建立了高知城（位于现日本高知县高知市）。从此之后，山内家统治土佐直至幕末。

土佐藩的武士有一种特殊的身份制度，与其他藩国不同。侍奉山内家的武士被称为上士，享有优厚的待遇。而曾经侍奉长宗我部的旧臣后裔被称做下士，被人蔑视轻贱，所受的待遇更是大相径庭。

“呜呜呜……”龙马捧着衣服，穿着兜裆布，站在坂本家

① 又称关原合战，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发生于美浓国关原地区的一场战役。此战是德川家康与丰臣秀赖的家臣石田三成的直接对决。德川家康的军队为东军，石田三成的军队为西军。由于此战的胜负决定了谁可以拥有天下，所以也被誉为“决定天下的战争”。最终由于小早川秀秋阵前反戈，这场战争在一天内分出了胜负，德川家康取得了统治权，为其建立德川幕府奠定了基础。

的玄关前啜泣。

“只不过被推进溪里，有什么好哭的嘛。”

大声叱喝龙马的是他最小的姐姐乙女，比龙马大三岁，今年十二，双手叉腰的气势吓人。

听到屋外的吵闹声，大姐千鹤和嫂子千野飞奔出来，再加上下女阿银和阿里，一家子全是女人。被一堆女人团团围住、担忧，龙马更觉得自己出糗，再次泪眼汪汪。

父亲八平把龙马叫进屋里，坐在父亲身旁的大哥权平责备了他：“你还算得上是武士家的孩子吗？武士啊，一定身心都要坚强才行啊！”

“对不起，大哥。”

龙马的头都快低到胸前了，八平慈祥地开口说：“龙马，你一定要成为比别人更像样的武士，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本家是商人……”

“没错。我们绝不能让人指指点点，说我们终归是当铺分家^①的出身，脱不了商人气。坂本家买下乡士头衔，成为武士，到我已是第三代。多年来我兢兢业业地看守藩主大人的墓地，当个称职的庙守。你也是坂本家的武士，绝不能失去这份荣耀！”

“是。”龙马哭丧着脸点点头，八平疲倦地耸起肩大大叹了口气。

江户末期，乡士们的生活艰难，有些会将武士的身份卖

^① 分家是一个相对于本家的概念，这个词现在没有法律意义，但在江户时代乃至明治时期，它基于封建庄园制，本家拥有领内所有土地的名义所有权，分家曾属于本家，后来经本家族长允许，从本家分裂出去，但分家仍受本家领导，地位低于本家。

给富农或商人，岩崎家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家在几代之前，就因为生活贫困卖掉了乡士的资格，因此才成了地下浪人。

龙马出生的坂本家，便是在高知城下经营当铺的才谷屋，从这类乡士手上买下身份，分家之后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八平对武士的荣誉看得比别人更重。

龙马走出父亲八平的房间，在母亲幸的房前停下脚步。幸长期卧病，门窗紧紧关着，看不见屋里的状况，安静的屋里只听得见幸吃力的咳嗽声。想起母亲，龙马又是一阵想哭。

八平和权平不论是刮风、下雨，或者是夏天阳光炽烈让人汗水淋漓的日子，都从不懈怠，天天在山内家的灵庙前站岗。看守山内家历代家墓，是藩里赋予坂本家的任务。

但龙马总是跑到才谷屋躲在当铺角落，有样学样地打起算盘。拨弄珠子的清脆声，好玩得让他停不下来。才谷屋的店主八三郎正在柜台记账，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想看到武士家的儿子玩算盘。

“龙马，怎么还在玩哪？快点早早回家，要不然又要被骂了哟。你爹不是叫你别老往本家跑吗？”

这些话他都知道，但龙马还是想在店里多待一会儿，于是悄悄开了后门，走到里面的店铺。店员正拿着客人带来的物品估价。

“应该是六两又两分……左右。”

“不能再多算一点吗？”

武士身份的客人不肯死心，虽然看起来相貌堂堂，但眼

睛却一直骨碌碌地看着外面，担心被人撞见。

龙马回到家，果然又被八平斥责一顿。

“既然有时间玩算盘，不如努力精进剑术吧。”

龙马走到庭院，啜泣着开始练习挥剑。二十五、二十六……挥到二十七下，手臂已经举不起来，他脸一瘪又快哭出来了。

八平非常烦恼龙马的未来，他觉得龙马在剑术上不会有所长进。

“我看剑术别练了，还是努力求学问吧。我去向老师问候一下，帮你拜托老师。”

龙马跟在八平身后，可怜兮兮地走在路上。突然前面走过来一名武士吸引住了他的视线，这人看起来似乎有些面熟，才刚这么想，龙马就被八平猛拉了一把。八平退到路旁自己低下头恭敬地跪地，还用手把龙马的头硬压低到地上。那个看起来面熟的武士走近，是一名上士。虽然已让到路边，但八平和龙马依然屏住气，那名武士不屑地走了过去。

“那个人，刚才在才谷屋……”

看到龙马还呆呆地目送那人，八平严厉地说：“见到上士，下士要马上让路，你想找死吗？”

在日常生活上，上士和下士也有很多的差别，上士可以穿丝袍，但下士只许穿棉袍，上士允许穿的木屐，下士也不准穿。

八平带着龙马来到大谷茂次郎开设的大谷塾，一群孩童正在朗读汉籍。全都是穿着棉袍的下士子弟。龙马在最后一排就座，生疏地打开汉籍。

“子曰，人之……呃，过也……各于……”

龙马念得比其他孩子都慢一拍，还吞吞吐吐的，大谷的眉头皱成一团。

回家后，龙马想起在私塾比其他人落后的窘态，眼眶又溢出了泪水。这种时候，他总是特别想见母亲，龙马穿过庭院，来到幸的屋前，脸上突然出现了光彩，拉门开着，幸坐在檐廊边。

“娘。”

“龙马，来这儿坐。”

幸微笑着。龙马快步走向檐廊，在庭院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今天身体舒服了些，想吹吹风。”幸说。

龙马比家里任何人都盼望母亲的病能快点好起来，但幸的病情却丝毫不见起色。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龙马的脸，看到儿子的脸上露出哀伤的表情。

“你又哭了吗？”

“我……我是个胆小鬼，脑袋又笨，所以老是惹人生气。”

“龙马，你绝不是个没出息的孩子，别着急，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武士。娘相信你。”

龙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弥太郎每天依旧过着兜售鸟笼的日子。走遍高知城下的弥次郎父子，疲累地坐在街边的屋檐下，这一天他们又是一个也没卖出去。

“好，我再去那边卖，不会再乱发火了。”

望着背起鸟笼走远的弥次郎，弥太郎又从怀里拿出汉籍来。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忽然眼前一道人影，抬头一看，龙马正一脸惊奇地站在他面前。

“你怎么能读得这么顺呢？我也在学汉文，但怎么学都不明白。”

“这不是那个胆小鬼吗？给我站远点！”

弥太郎狠狠瞪了龙马一眼，看他吓得倒退三步，才又把目光转回书上。

“势者，因利……”

咕噜……弥太郎的肚子唱起空城计。

“快点走开啦！”

“这是我从本家里偷带出来的。”

龙马打开从怀中取出的纸包，拿出了一个包子。弥太郎的目光直直盯着龙马手上的包子。

“肚子饿的话，就吃吧。”

“我又不是乞丐！”

弥太郎凶狠狠地说，龙马吓得退了一步。

“可是，既然我念汉籍给你听了，这就当做谢礼吧。”

弥太郎伸手抢过包子，不小心把包子掉在地上，一眨眼就有只土狗冲过来咬走了那个包子。

“啊！我的包子！快还我，畜生！”

弥太郎心痛地大叫，龙马追着那条狗，想把包子抢回来。

“慢着，那边是上士住的地方，别过去！”

弥太郎急忙阻止，但龙马已转进巷子里了。